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十七

生死观：第三次的出人意料

我仍旧庆幸，我们有机会让他们拥有选择权；个人选择令苦难有所意义，意义在于，在自己的人生行将终结时，仍旧能选择终结方式。

Muk Lam | 2018-01-20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我曾遇过一位年轻的末期病患者，每当我询问其人是否愿意在心脏停顿时接受急救，答案总是“是”，然而这位年轻患者并非大家可能想像出的模范病人，病人试过自行拔走喂食的鼻胃管，也曾向医护人员表达轻生的念头。

当时，我在巡房时撞见这个病人与家人争执，因为那个早上，病人拔除鼻胃管，坚持不愿插回去。家人则半急半怒地指责病人，拒绝鼻胃管令护士难以喂药，为护士带来麻烦。我后来提醒他们，大部份药物都有药水替代，暂时中止了这场争论；最后言语治疗师再度评估后，判定病人适合以口进食，毋须插鼻胃管，可谓皆大欢喜。

至于轻生的问题，我们除了为病人加上**Suicidal Precaution**（自杀预防措施）外，又找来精神科医师会诊，以及转介社工提供心灵上的支持。待社工走后，我走近床边问：“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病人答：“是的。”

我问：“还有了结自己生命的念头吗？”

“目前没有。”

“我明白了。那么，我还是想再问你一次：如果你不幸心脏停顿，你会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是插气管喉吗？”

我以为答案仍会是“是”，然而病人却给了出人意料的回答，病人抬起左手，食指与大姆指相碰，比出OK的手势：“医生，这是你第三次问我这道问题了。”

我愣了一愣，忽然意识到我的行为在病人眼中有多么自相矛盾，哪有刚刚安排一堆东西防止别人自杀，转过身来又劝别人不要接受急救的道理。我不合时宜地半咳著笑了一声，搬出标准台词：“因为你的病情已算比较后期，心肺复苏法成功率低，创伤性大，未必能帮你过有品质的生活.....我不是书记，你说甚么我就抄下来甚么，我是你的医生，我有义务告诉你我的判断嘛！”

病人想了一想，问我：“我需要签名同意吗？”

又一句出人意料的回应。我没想过病人会关心这一点，便小心翼翼地答：“你不需要签署住院病人的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那份由我们签就可以了。不过，若果你在出院后也不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法，你可以签署预设医疗指示。”

当晚，在数位家人的见证下，病人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指明自己不希望病情到达末期时，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插气管喉。预设医疗指示的文件上只列明病人不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插气管喉，病人可自行填写其他自己不欲接受的医疗程序。我照本宣科念出“我不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插气管喉”后，病人点点头；此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道：“你希望接受鼻胃管吗？如果不想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写下来。”

“不。”病人第三次给出人意料的答案：“我接受鼻胃管。”

我越来越体认到，不管我们如何致力减轻痛苦，让多少病患免于接受心肺复苏法，死亡在大部份时候仍旧无可避免地痛苦；这段路，每个人都只能自己走，药物帮不了多少，家人帮不了多少，医护帮不了多少，我们都是孤独并殊途同归的。

我毋须花上许久，便能理解我并不能真正帮上末期病患多少，但我仍旧庆幸，我们有机会让他们拥有选择权；鼻胃管本身对病，或者说，对死，并没有太意义，但是个人选择令苦难有所意义，此意义并非历劫归来、大团圆结局般令一切往昔受苦值得的意义，亦非诸多抉择中择道而栖、减少苦难的意义，而是在人生行将终结时，仍旧能选择终结方式的意义。

我也庆幸病人在家人面前签下同意书，免除日后当自己昏迷之时、家人必须为其做出选择的重担；为自己选择是展现意志，不管最终结果为何，毕竟无怨无悔，为别人做选择却永远艰难，结果也永远会落下遗憾。

我也庆幸一个家庭容许我们参与这个环节，一个将逝的家人立下遗嘱，告知家人自己希望如何处理人生的终点，我理解这是何等敏感、情绪化而不得不珍而重之的场合，对于愿意让我们以医护人员身份在场参予仪式的家庭，我一直心存感激。

(病房笔记之十七)

生死观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悊道重新开放
4.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9.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10.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富兴、林济泽：「黄菊花」「蓝菊花」漂泊余生余晖

8. 林彖兴：韩流涌入，“青央监”VS“早恨监”馮沟恩米恩沐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生死观：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

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延长这个过程，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就不必苦苦挽留。

生死观：医院里，爱填不满的缺口

妹妹心上有一个小洞，没有出血，却通往无尽的黑洞。他却愿意倾自己一介凡人之力灌注，哪怕还是一片荒芜。

病房笔记：初出茅庐，一次必须Screw up的盆腔检查

我就跟第一次做探肛检查前一样那么紧张，应该说更加紧张，毕竟探肛只需要塞一根手指进去，盆腔检查却需要.....

生死观：尸体缝合，当一个晚上的礼仪师

我们做的事情，比起医生，还更像礼仪师。但管他的呢？我快要下班了，今晚又吃了烧鸡，死者家属的心愿得到满足，我也得到了练手的机会。

病房笔记：我想吃晚饭，然后这个急症病人获救了

前几天见他在病房内游荡，满脸无聊地打了个呵欠，与当晚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病房笔记：乖乖躺下去好不好，我还没戳呢

医疗往往就是一连串的两难，在这些两难前如何拿捏，做出艰难的抉择，考验著所有医疗人员的智慧与耐心。

生死观：紧闭双唇是她反抗世界的唯一办法

老人院、急诊室、医生、护士，每个环节紧紧相扣，为了自己责任或者毋须负责，最终共同完成压迫他人之结果。

生死观：一个集体葬礼，纪念他短暂的17周生命

“我的孩子，我们给了你一个暱称叫 Bambino，我们的小鹿斑比，我们的儿子。不知是你是我还是命运，突然改变了主意，将你变成一只在田野与林间奔跑的小鹿，藏匿于云层的飞翔的小天使，繁星中的一颗亮晶晶的星。”